

# 英国史

II

1603 — 1776

不列颠的战争

The British Wars

# A History of Britain

[英] 西蒙·沙玛 (Simon Schama) / 著 彭灵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英国史

## II

1603 — 1776

不列颠的战争

The British Wars

# A History of Britain

[英] 西蒙·沙玛 (Simon Schama) / 著 彭灵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史. II. 不列颠的战争：1603—1776/（英）

西蒙·沙玛著；彭灵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2: The  
British Wars 1603-1776

ISBN 978-7-5086-4930-6

I. ①英… II. ①西… ②彭… III. ①英国—历史  
IV. ①K56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0316号

A History of Britain - Volume 2: The British Wars 1603-1776

Copyright © Simon Schama 200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英国史II：不列颠的战争 1603—1776

著 者：[英] 西蒙·沙玛

译 者：彭 灵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彩 插：16

印 张：16.75

字 数：432千字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6-23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930-6

定 价：238.00元（全三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 III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叙述只是一条直线，行动却是全方位的。虽然我们孜孜不倦地在无数个只有手指缝那么宽的年份和平方英里之间探索“因”与“果”，还要把它们串联起来，但历史真相是那么的广袤、深远，而且，每个原子都“彼此纠缠”，然后和所有因子一起组合成为整体……

托马斯·卡莱尔

《谈历史》

需要幻想才能理解维柯（Vico）的历史观，少了幻想可不行；它不是简单地说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已经死了，或者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或者13是个很重要的数字，或者一星期有7天，也不是如何骑自行车的知识，或者怎样从事统计数据研究，或者怎么打赢一场战斗。它更像是懂得贫穷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属于一个民族，何谓革命，一见钟情是什么，笼罩在无名恐惧中又是什么感受，被一件艺术作品打动会是怎样的喜悦……

以赛亚·柏林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和文化史》

人类是唯一会大笑和哭泣的动物，因为他是唯一能为了事物是什么样的和按理说它们应该是哪种样子的差别而感到震惊的动物。

威廉·黑兹利特

《论英语喜剧作家》

## 前 言

生而为大不列颠人真的从来就不存在需要直接向谁表忠心的问题，在本书讲到的两个世纪里，这一点尤为明显。这个国家是一个群岛还是一个帝国，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君主国？“大不列颠”这个概念始于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也就是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头脑中，那是个堂而皇之的狂想。最终塞林伽巴丹（*Seringapatam*）城墙沾上鲜血，这个帝国现实让人惊得目瞪口呆。自信的编年史家们经过难以置信的思想斗争，思维从准岛国版图转换到全球帝国，喜欢把这段历史想象为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注定的、自然形成的：从地理方面来说势在必行，而产生议会君主制也是水到渠成，是各派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更不可预测，或者说更不确定：地形标记从来没有明确指出过到底是特威德河或者斯莱戈（*Sligo*），还是阿巴拉契亚山脉（*the Appalachians*）甚或孟加拉湾（*Bay of Bengal*）是我们疆域的边界，也不知道那些做出这些决断的人应该被认为是王室的仆从，还是人民的代表。

就是这些为了忠诚问题的一次次战役——我们群岛各民族之间以及各民族内部的两场大不列颠内战，然后在更广大的世界范围里，关于我国历史和政治继承的不同理念，经过激烈争辩后进行的各场战事——才塑造了我们。我们的身份认同来自鲜血的洗礼。

但是大屠杀并不总是毫无用处的，它们对于我们的未来常常至关重

要，甚至影响深远。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麦考莱，都相信大不列颠诞生于好运气中，是祖先们用牺牲换来的。现代学术界已习惯于严厉指责他们令人憎恶的狭隘的自鸣得意，还有因为他们“回读”历史而产生的愚蠢错误，他们完全不懂议会公民学，习惯于设计断代——那是19世纪时他们全神贯注的事。据说，读他们的书会使人进入一个历史，一个失去了它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世界，在那里结果不确定，他们授命过去按照新教徒的鼓角节奏行进，走向议会制的未来。但是如果浏览一下19世纪的伟大历史著作，当然最好是长久地沉浸其中——加德纳、卡莱尔，当然还有麦考莱，说明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除了将他们限定在仿佛能自动完成的预言世界里，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那些最强有力的鸿篇巨制展示给读者的是恐怖、混乱和残酷得令人震惊的世界。

当然，很多伟大的历史讲述者假设自己演绎的长长的故事是信仰之争的战斗历史，而不是一幅错综复杂、利益交织的单纯画面，自由党派的最终的、公认的部分胜利，代表了世界政治历史的一个真正转折点。假如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又坚持这些大部分是真的，等于揭示出讲述者自己就是个重生的辉格党人，是个最不可救药的不合时宜者。好吧，也算上我一个。

2001年于纽约



## 目 录

前 言	VII
第一章 重塑不列颠	001
第二章 帝王之业乎?	071
第三章 寻找利维坦	159
第四章 未竟事业	233
第五章 不列颠股份公司	311
第六章 谬误帝国	377
致 谢	509
参考文献	513

## 第一章

# 重塑不列颠

“大不列颠？这是啥玩意儿？”约翰·斯比德（John Speed）肯定对此有点儿概念，他本是个裁缝，半路出家转行成了地图制作者兼历史学家，因为在1611年，正是他出版了一本含有67幅地图的英格兰各郡、威尔士、苏格兰及爱尔兰地图集，并堂而皇之地用“大不列颠帝国全览”（*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做书名。尽人皆知，国王詹姆士希望自己以“不列颠的君主”之名而广为人知，而不是苏格兰第六位兼英格兰第一位国王。斯比德是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自然投其所好。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的地理汇编加古文物研究的编年史《不列颠志》（*Britannia*）赋予了不列颠的奇特历史以新的权威，到1607年，此书已是第六次编纂。封面上大不列颠的化身戴着头盔端坐着，两侧是海神尼普顿（Neptune）和谷神刻瑞斯（Ceres），还有不列颠的最大古物象征——巨石阵（Stonehenge），据说后者是罗马-不列颠英雄奥勒留（Aurelius）所建。

卡姆登的巨著用拉丁文写成，所以他的历史书只适合装点绅士们的图书室；斯比德的著作却是面向普罗大众，他已感觉到大家坐在平稳的扶手椅里放任想象驰骋时的兴奋。这个国家需要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时审视它的过去和现在。因此，在伦敦波普海德巷（Pope's Head Alley）的约翰·萨德伯里（John Sudbury）与乔治·亨伯尔（George

Humble) 的印刷厂里印制的这本地图集, 就不仅仅是一本地形信息的汇编, 还是一本复杂的、生动活泼的读物, 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各种事件。历史名胜, 如玫瑰战争 (the Wars of the Roses) 的战场, 均以骑兵与长矛兵拼死搏斗的小图像标注出来; 牛津和剑桥大学以穿长袍的学者和盾形纹章表示; 温莎城堡与其他无可匹敌的王室宫殿则带有丰富的插图及说明。肯特郡的图上有满载货物的船只, 沿梅德威河经过罗切斯特城堡脚下溯航行。50 个城镇的详细地图, 历史上第一次被绘制出, 在其插图中街道、市场、教堂一应俱全, 满足了自豪的市民和未来旅行者的需要。这位前裁缝雄心勃勃, 要为新国家与新世纪提供第一本大众用的地图册, 毫无顾忌地在前辈们身上动剪刀。起码有 5 幅英格兰郡的地图, 或多或少是直接从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 (Christopher Saxton) 那里盗来的, 后者是伟大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绘图者 [ 给伯格利 (Burghley) 提供了他自己的袖珍地图册 ], 另有 5 幅来自英格兰地图绘制者约翰·诺登 (John Norden)。那张苏格兰的单张地图, 是斯比德要出版不列颠地图集的重要原因。他依据的是弗莱芒绘图者兼地图绘制者基哈德斯·墨卡托 (Gerardus Mercator) 早前的版本, 也引用了一些神秘信息 [ 如尼斯湖 (Loch Ness) 从不结冰, 骑士在河里用矛叉三文鱼 ], 还有恬不知耻的恭维话 ( 苏格兰人的优点是身体强壮, 英武神勇, 在战斗中表现如此英勇, 简直无所不能, 冲锋在前, 撤退在后)。他的东爱尔兰地图堪称精确, 八成是他自己去过那边; 可是西爱尔兰对他来说明显就是异邦, 是一片神秘之地, 说到那里的居民时, 只是胡乱地引用中世纪编年史学家威尔士人杰拉德的话, 说什么海岸附近的“岛上, 有的住满天使, 也有的全是魔鬼”。

尽管只是个用奇怪的布料与碎片粗制滥造的东西, 斯比德的大不列颠地图却不全是假的。他写在图背面的点评也许是老生常谈, 什么哪儿的空气洁净啦, 哪里的污浊啦, 但有的却是只有一个真正的旅行

者，一个拿着经纬仪去各郡游走的人才能说得出来的话。他一定曾经小跑着从潮湿阴暗的山谷里上来，发现自己正好处在环顾英格兰全景的位置。他面前的风景应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没什么两样：溪流勾勒出来的田野（比一个世纪前少了很多带状地块），一片小树林，远处一群羊，一缕青烟。有一处——也就是沃里克郡（Warwickshire）东南的红马（Red Horse）溪谷——把讲究务实的斯比德都给感动了，他不禁要学着田园诗人那样夸张起来。阿文河（Avon）把沃里克郡分割成对比鲜明的两块：北面是半工业化的阿登（Arden）森林，当然，这里没有失恋的罗瑟琳（Rosalinds）与西莉娅（Celias）<sup>[1]</sup>，只住着贫穷的烧炭工、林地拾穗人、偷猎者和伪造者，他们都处在暴动的边缘。南边是菲尔登（Feldon），可耕种的“原野”起伏不平，这里的山谷里种着麦子，缓坡上放着羊群。就在那里，科兹沃兹（Cotswolds）正位于急速下降的地点。斯比德领略了乡村之美，诗兴大发，他写道：“农人微笑地瞧着他的艰苦劳作，草场绿茵一片，花儿点缀其上，从艾奇希尔（Edgehill）小山上看去，仿佛这里就是伊甸园。”

约翰·斯比德死于1629年，身后留下了《大不列颠历史》（*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一堆漂亮的地图、18个孩子与（想来应该是）精疲力竭的妻子苏珊娜（Susanna）。13年后，在1642年10月23日，查理一世（Charles I）来到沃里克郡的这个山脊，就是地图绘制者曾经一瞥之下惊为伊甸园的地方，掏出轻便望远镜，观察着山脚下的圆颅党（Roundhead）的部队。到天黑的时候，艾奇希尔山顶上国王站过的地方就堆了60具尸体，几千名伤兵在刺骨的寒冷中痛苦地呻吟，这让查理一世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斯比德曾添枝加叶地描述过的草场上躺着3000具尸骸。因为他们的衣物都被扒光了，他们的手指因有人掳掠戒

[1] 罗瑟琳与西莉娅，莎士比亚喜剧《皆大欢喜》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指被扳断了，赤裸着的尸体无法辨别他们本来是属于哪一边的，伊甸园变成了骷髅地（Golgotha）。

1660年，不列颠战争第一轮战事结束时，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至少损失了25万人，死因包括疾病、饥馑、战斗、围困，死于伤口感染者比在战斗中直接杀死的还多。死神的镰刀从不怜悯，照例忙碌着抹去一切，无论身份和职位：军官或士兵；骑兵与火枪手；军中小贩和营妓；第一次戴上头盔的新兵；头脑已和他们的胸甲一起生锈了、铁石心肠的雇佣兵；饿着肚子、弄不到靴子穿的士兵；拿不出任何东西给他们的农民；鼓手和号兵；上尉和厨师。现代人口统计学之父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查理二世的爱尔兰测量总监）粗略估算，在爱尔兰另外有超过60万人死亡，哪怕把他的数字除以3，与当时不列颠群岛总人口500万相比，其死亡比例仍然高于本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的死亡率。

不管哪种情形，单纯的死亡统计都无法衡量灾难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从康沃尔到康诺特郡，从约克到赫布里底群岛，不列颠群岛的每个角落都遍体鳞伤。每个教区和郡里的各社区人群，本来在改革动荡中对由谁统领以及统治者如何行使职权，一直保持着相同的意见，此时全都被分裂了。从前在一起共同审理案件的人，这时在相互拷问着彼此。即使对教会和议会事务持不同意见的男男女女，从前对爱国忠诚向来没有异议，这时却称对方为叛国者。以往会认为不可思议的最极端的事，这时全冒了出来，还被付诸行动。对普通的男人女人来说，本来国王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正常运转，而这时他们被要求接受的主张却是，要想共同体还能正常运行的话，就必须杀死国王。

不列颠内战割裂了民族、教会、家庭成员，导致父子兄弟反目。在兰斯多恩（Lansdown）战役中，比维尔·格伦维尔爵士（Sir Bevil Grenville）死的时候，得知自己的兄弟理查德是议会方的指挥官（不久

后他又换边了)。士兵希尔斯丁(Hillsdean)死于围困威尔特郡的沃德城堡(Wardour Castle)之战中,他让大家知道了是自己的兄弟对他开的枪,尽管他原谅了他的兄弟,因为“他只是在尽职”。1645年苏格兰内战最残酷的时候,弗洛伦斯·坎贝尔(Florence Campbell)听说,在因弗罗奇(Inverlochy)一役后,她的兄弟邓肯(Duncan)被胜利方麦克唐纳家族的首领杀死。虽然兄弟输了,但是她丈夫和儿子追随保王党麦克里恩家族(MacLeans),站在赢家一边。可是弗洛伦斯的愤怒悲伤全是为了坎贝尔家族。“假如我那天在因弗罗奇,”她写道,“我会用手中的利剑把麦克里恩家和麦克唐纳家的人全砍成碎片,我要坎贝尔家族的人都活着回来。”

不列颠大厦不仅被撕裂,还被摧毁了;象征统治阶级财富和权威的、令服从议会贵族院权力的普通大众望而生畏的华夏,很多情况下被无情地围困——围困成了主要的攻击方式,这样的豪宅最后都化为了灰烬。很多大宅经过加固变成堡垒要塞,如汉姆普郡的贝辛庄园(Basing House in Hampshire)与波贝克岛(Isle of Purbeck)上的科夫城堡(Corfe Castle),它们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守卫者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剑,在燃烧的门廊和窗户边的搏斗中倒下;或者像沃德城堡被围困的守卫者那样,凭每人8盎司谷物和以半匹马均分的小份马肉,饿到最后不得不投降。如果说围困过后还剩下点儿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些房子都“瘦身”了(这场战争的伟大委婉说辞之一),以便保证以后它们再也不会构成威胁。

食物短缺造成人口减少,天花和斑疹伤寒也趁机流行起来。也许最成功的大军是老鼠部队,它们造成又一次黑死病流行,让整个情况更加恶化。有几年,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感染最严重的地方,一切习俗、同情心、法律几乎都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像博尔顿(Bolton)那样的城镇,在1644年的大屠杀之后,人口减少了一半。1643年,在普里斯通(Preston)除了“‘杀死,杀死’,什么都听不见,

骑士追逐着惊恐的穷人，并进行杀戮残害，对妇女儿童悲号哭喊充耳不闻”。阿伯丁落在蒙特罗斯侯爵（Marquis of Montrose）与阿拉斯戴尔·麦考拉（Alasdair MacColla）的军队手里后，富有的市民在被砍头之前要被剥光身上的衣服，因为衣物是珍贵的战利品，不能沾染血污。对有些受害者来说，创伤从来也没有愈合。据约翰·奥博利（John Aubrey）所记，年逾古稀的乔丹夫人（Lady Jordan）“在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围困期间，受到枪击惊吓，失去理智，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大家只能一直给她玩偶玩儿”。

为什么不列颠岛上各民族如此自戕？成千上万的人到底为什么送命？尽管这个问题已问过千百遍，但还是值得继续追问下去。尽管历史学家们没有办法给出答案，但我们永远不应该放弃探寻。我们必须追问死者所遭受的痛苦有意义吗？或者，不列颠岛上的这些战争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还是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所相信的，17世纪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与威尔士人所遭受的痛苦，是为了后代能生活在议会制的国家——这个议会政体稳固、自由而且公正，举世无双。他们相信的这些都是真的吗？这些战争的根源之一肯定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绝不可调和的且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吗？这些社会等级或高或低的人——历史学意义上的傻瓜——参与战事，是不是被他们一知半解的力量推进去的？而其结果又是他们根本无法预见的？或者，整个血腥事件就是荒谬的误解，如果正常一点儿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此肯定的观点曾经贯穿我们的整个历史，现在可以十拿九稳地说，至少在学术界，它已经是古人牙慧。针对维多利亚时代历史学的这个教条的、自以为是的观念，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的结论更冷酷、更复杂，即事实真相是：明摆着，不列颠内战是无法预见的、并非必然的，是原本可以避免的。一直到最后一刻，即1641年末或1642年，英格兰的政治团体都一致同意，英格兰应该由一个神授君权的君主

加上负责任的议会辅佐这样的方式来统治。如果有争议，可以容忍；即使有什么理由要分裂人民，那怎么也比不上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利益和基本原则更重要。国王不是专制主义者，议会也不是自由斗士，他们大同小异，这就是英格兰本色——理智的中间道路。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都被蒙蔽了，如S. R.加德纳（S. R. Gardiner）将斯图亚特王朝几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每次争执都细致入微地梳理出来，差不多编成了一部伟大的政治交锋戏剧，写出了他们非此即彼的两派对立思维，过分关注议会辩论的声音和愤怒，以及创立史诗的需要。因此他们回溯历史，这样辩论下去的结论就是：议会这个19世纪帝国的跳动的的心脏，一直被认为是进步的工具，不列颠“独特性”的标志，正是它使得英国与欧洲大陆那些专制主义国家分道扬镳。正是这种狭隘的岛国意识、国家主义者、议会党人的叙述，与民族英雄皮姆（Pym）和汉普登（Hampden）一起，捍卫了英格兰的堡垒，使其没有沦落到欧洲专制里。半个世纪以来，正是这种思想激起了学者们的热情。现在可以说，关于内战起源及发展的最糟糕情况，正是因为它受了辉格党历史观的蒙蔽，即所谓追求自由的“进步”和追求权威的“反动”之间泾渭分明，已经注定要发生冲突。评论家们坚定地认为，事实正好相反：君主和议会、宫廷和乡村，并不是沿着一条冲突的路径持续运行，不可避免地朝着宪政这个巨大的火车残骸而去；相反，直到最后一刻，它们都在平行的轨道上平稳地前进，天气晴和，一路畅通，发动机马力充足。1629年，查理一世选择了不要议会而治的时候，大家都满不在乎，除了一小撮自以为是的、自认为是英格兰自由的“守护人”。

但是，不知怎的，似乎有人抛出了一名扳道工。接着，那个绝对不可预料的、不可能发生的，我们该叫它什么？——一场不幸——发生了。我以为，这是我们共同历史上的最大不幸。但你懂的，事故发生了。

它们真的发生了吗？



有段时间谣传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兼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想要改名为亚瑟（Arthur）。嗯，干吗不这么改呢？卡姆登自己说得不是很明白，“不列颠”不算什么新发明，而只是远古的一个联合体，即特洛伊的博鲁特斯和卢修斯王（King Lucius）之国的复兴。卢修斯是第一个皈依者，它绝对是亚瑟基督教不列颠的伟大帝国中心，其疆域覆盖从冰岛到挪威，从爱尔兰到阿摩力克人的布列塔尼（Armorican Brittany）。当然詹姆士自认为他把两个久已分开的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重新联合在一起，两国分开曾经造成可怕的无休止的血腥争斗。宫廷布道者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用《旧约·以西结书》第37章的内容提醒詹姆士：书中讲一位先知梦见两根木杖，耶和華命令他将这两根木杖放在一起，而当他这么做了以后，瞧啊，二者合而为一，还活了起来，这个梦的寓意是分开的以色列（Israel）与犹大（Judah）复合了。随詹姆士南下到英格兰的苏格兰大臣约翰·戈登（John Gordon），自诩为犹太神秘哲学家（cabbalist），说自己破解了“不列塔尼亚”（Britannia）一词发源于希伯来文（Hebrew）的深奥的意义，引用翻译Brit-an-Yah：“此处有约（Brit）在先”——即蕴含着上帝的旨意，要将不列颠分开的两半重归一处。就从他接过伊丽莎白手指上取下的那枚蓝宝石戒指那一刻起，詹姆士就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说辞。1603年4月，他到达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后，便对硬币进行重新设计。硬币上称呼自己的王国为“大不列颠”，他自己呢，是头戴月桂花冠的罗马皇帝的形象。整个在位期间，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出生于（通常都这么认为）不列颠北方的新康斯坦丁大帝。

精通科学的哲学家、散文家兼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不遗余力地促进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联合，担心国王“对两个王国与民族混合有点儿操之过急，政策跟不上，承受不了这一进度”。可是没有什么能阻挡詹姆士，联合意味着安定、完整、和平，每个人、每件